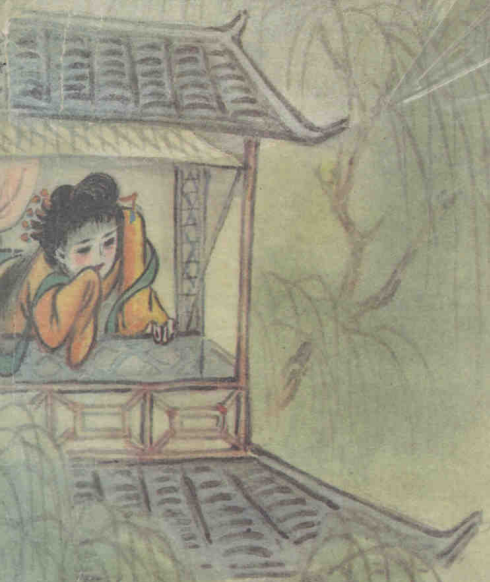


金瓶梅

傳外

上



金瓶梅

傳外

(上)

张凤洪 原著

韩进廉 评点

徐文山 绘图

目 录

上 卷

- 第 一 回 滔滔洪水吞噬黄金庄 (1)
渺渺人生造化潘六姐
- 第 二 回 月朗星稀乘兴逛夜市 (27)
前世今生荒唐结姻缘
- 第 三 回 倍受恩宠佼佼一姝丽 (53)
穷尽阴毒灼灼两绿目
- 第 四 回 思乡曲声声催人泪下 (78)
红牡丹频频受主凌辱
- 第 五 回 卜问前程乞灵王母娘 (99)
逃离火海思念旧情人
- 第 六 回 月黑风高行奸闯闺阁 (116)
晴天朗日报复择婚配

· 目 录 ·

- 第 七 回 武大郎招亲轰动清河 (143)
 潘金莲屈嫁传闻九州
- 第 八 回 贼心不死张大户用计 (163)
 度日如年潘金莲认命
- 第 九 回 寻找亲人大宝卖瓠汤 (185)
 思念姐妹金莲入梦幻
- 第 十 回 披红戴花好汉降猛虎 (205)
 巧会兄长英雄遇美人
- 第 十 一 回 隐瞒真情魔鬼假慈悲 (227)
 流言蜚语善男真尴尬
- 第 十 二 回 破落子弟情场失意时 (249)
 铮铮丈夫山野落荒处
- 第 十 三 回 擂鼓喊冤女流争曲直 (269)
 古道送别叔嫂道恩情
- 第 十 四 回 寻花问柳西门庆劳心 (289)
 引狼入室武大郎附庸
- 第 十 五 回 金莲失足委身西门庆 (309)
 魔鬼较量遭殃武大郎

- 第十六回 女子纯情难辨人鬼兽 (331)
冤魂不远尚迷红颜命
- 第十七回 争风吃醋情斗无休止 (351)
喜新厌旧色徒有新欢
- 第十八回 玉莲告密夜敲月下门 (375)
武松报仇血溅狮子楼
- 第十九回 弱女子持刀欲了情债 (399)
大丈夫怀恨刺杀恩嫂

下 卷

- 第二十回 秋波暗送丫鬟媚其主 (409)
雷电交加弱女投至亲
- 第二十一回 图谋不轨借故唱艳曲 (425)
强说姻缘绝处识权势
- 第二十二回 妓馆谈情悔恨一念差 (443)
虎头动土大闹羞月楼
- 第二十三回 明镜高悬白昼呈礼单 (461)
闺中待嫁月夜弄琵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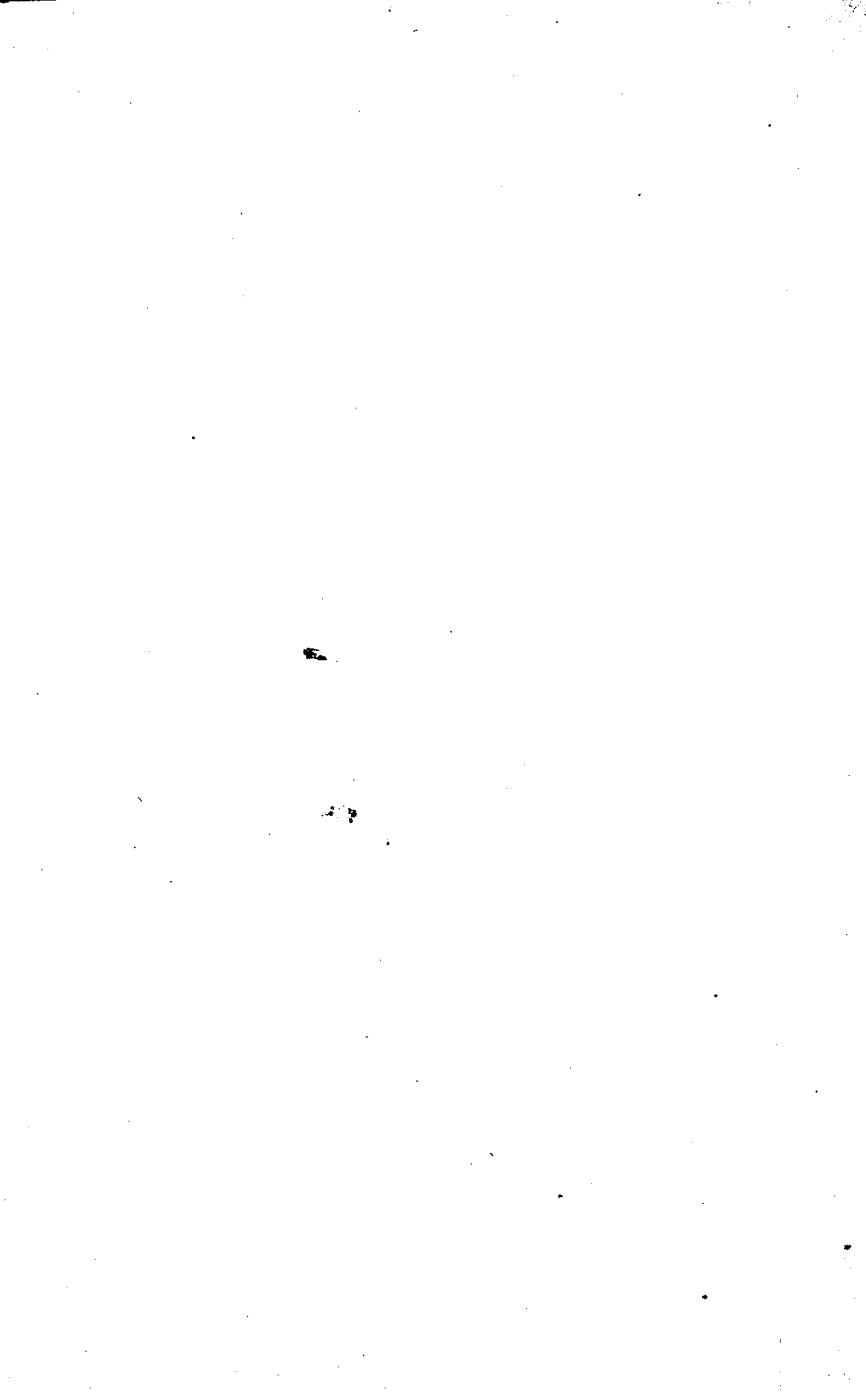
· 目 录 ·

- 第二十四回 一见钟情相见相思苦 (483)
二套计谋谋事财色通
- 第二十五回 偷香窃玉太守置外室 (499)
强夺豪取陈宅遭奇祸
- 第二十六回 金屋藏娇新娘初受辱 (517)
雪夜梦呓悍妻再逼夫
- 第二十七回 丑婆列阵书房拷小厮 (533)
英雄攻城上元失大名
- 第二十八回 仓皇出逃堂堂留守官 (555)
含泪诉情弱弱漂泊女
- 第二十九回 乾明寺前唾斥多情种 (571)
太监落难窜出夜游神
- 第三十回 野林黄昏劫汉横利斧 (589)
闺阁黎明仇女开舌战
- 第三十一回 刀下留人小厮救故主 (607)
金钱交易家奴卖新寡
- 第三十二回 此生暂短身首两分离 (625)
何枝可依娇容为谁留

第三十三回	公公设局混沌下陷阱 半仙害人玄虚舞太阿	(643)
第三十四回	明媒正娶蒙骗虚荣客 暗地歪思觊觎新嫁娘	(663)
第三十五回	新婚之夜新娘再受辱 旧情缱绻窑姐肯分忧	(683)
第三十六回	一墙之隔居心何叵测 两厢情愿花街觅知音	(703)
第三十七回	夜闯民宅少妇遭蹂躏 初进妓馆牡丹却凋零	(719)
第三十八回	旧仇图报夜登狮子楼 红颜薄命血溅虎狼丛	(739)

上

卷



第 一 回

滔滔洪水吞噬黄金庄 渺渺人生造化潘六姐

俗话说：“万事开头难”。小说的开端亦然。对于小说，好的开端，能够揭示故事发展的线索，规定情节展开的途径，暗示人物性格发展的趋势。此书开端如何，读者看了这开卷第一回自有明鉴。作者从黄河决堤、洪水泛滥写起，引出主人公之一潘金莲沿着弯弯曲曲的御河河堤，开始了她漫长而又短暂、奇特而又屈辱的人生历程。其他两个主人公——李瓶儿、吴春梅，也同样是从苦难中起步，走完自己含辛茹苦的人生道路。书题《金瓶梅外传》，就是为这三位绝色的女性立传，展现她们走过的漫长而又短暂、奇特而又屈辱的人生历程。笔者有感于此，因拟《行路难》云：

路途泥泞多洼陷，天宇阴霾少晴天。

开山辟路手无力，引颈四顾心茫然。

第一回

欲渡苦海舟缺橹，将登蓬莱雪满山。

闲来扶琴写胸臆，仍是凄迷泪潸潸。

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多歧路，今安在？

春风化雨会有时，圣火燃起盼涅槃。

那是北宋政和年间，〔政和，宋徽宗赵佶年号之一，政和年间，即公元1111年至1117年。〕初秋的一个夜晚。

象往常一样，天一落黑，黄金庄就死一样沉静，没有声响，也没有灯光。疏疏落落的房屋象一座座坟茔隆起在地平面上。劳作了一天的人们，带着痛苦的呻吟，进入了懵懵懂懂的梦乡。〔此段写夜之沉静、人之沉睡，正反衬下文所写暴雨的疯狂肆虐和黄河泛滥的惊人惨状。〕

突然，一股狂风凄厉地呼号着，从村庄的上空掠过，摇撼着沉睡的大地。高高的白杨树发出了“咔嚓咔嚓”的断裂声。多年陈积在房梁上的尘土，簌簌地纷落下来，盖在一张张从睡梦中醒来的面孔上。人们惊恐地睁开了眼睛，在黑暗中谛听着野兽嗥叫般的风声。浓重的令人窒息的雨腥味，从门缝、窗缝、一切缝隙间钻进来。

“啊，要下雨了。”老人们嘟哝着说。

今年的雨水多，从入夏以来就没有停歇过，所以人们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暴雨怀有些许的慌张。然而这场未引起人重视的暴雨却无休止地下起来，从傍晚一直下到天亮，整整下了一夜，火蛇在铅灰色的天空上乱舞，霹雳在树梢上炸响，雨注象无数凶狠的鞭子抽打着大地。它们仿佛是一群魔鬼，为了要撕碎世上的一切，而疯狂地显示着自己的淫威。

大约在五更天的时候，西边并不遥远的地方，传来了一声沉闷的轰响，接着在纷杂的声响中，又响起了急促的铜锣声。想必是那面铜锣不堪忍受凶猛的敲击，早已破碎了，所以那声音象刀子似地钻进人们的心里。

“黄河决堤啦，黄河决堤啦——”伴着破锣的声响，是那敲锣人沙哑的令人胆颤心惊的呼喊。

住在黄河北流东岸的黄金庄的村民，没有比听到“黄河决堤”的消息更恐慌的了。尽管官府打着治理漕政的旗号，搜刮了百姓大量钱财，但人们对那骗人的把戏从来没怀过任何希望。（据史料载，北宋时期，黄河两次大决口。政和七年（1117年），黄河决堤，淹没沧、瀛二州。官府以治理漕政之名，行搜括百姓之实。更有甚者，将黄河淹没过的土地全部作为无主土地没收为“公田”。）现在，真的黄河决堤，他们怎么能不慌张呢？然而晚了。

从黄河北流奔腾而来的洪水，哗哗地轰响着，象无数条翻滚跳跃的巨龙，瞬息之间就把小小的尚在风雨中飘摇的黄金庄吞噬了，把它变成一个水茫茫的世界。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房门，房屋就象狂涛中的小船，晃动起来，接着“呼隆”一声塌陷了，被洪水裹挟着流向远方。

“大姐！二姐！三姐！四姐！五姐！六姐！”在房屋行将瓦解的当儿，潘妈妈胡乱地喊着她六个女儿的名字，然而没有一个女儿应声。一切都随着水流卷走了，连她们的声音也没有留下。潘妈妈绝望地坐在旋转着的水涡里，声嘶力竭地叫喊着：“天哪，我不活了……”

她闭上了眼睛，等待着死神给她套上绳索，牵她到冥冥的天国里去。洪水并没有给她一刻安静时候，而是一下子把她

第一回

送到一个几丈高的波峰上，然后又把她狠狠地跌进波谷。带着她所熟悉的泥土气息的浊水，呛进她的口中。那滋味是苦涩的、窒息性的、令人无法忍受的。可是潘妈妈并不挣扎——一旦六个女儿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她觉得自己的身子越来越沉重，好象喝进去的不是水，而是黄沙和泥土，使她不断地下坠。就在她即将被洪水吞没的时候，水波中一个幼小的身影哗哗啦啦地向她游来，把一块木板塞在潘妈妈的身下。〔“幼小的身影”是谁？伏笔，悬念。让主人公如此出场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〕

“抓住，抓住呀——”童稚的大声的呼叫。

潘妈妈睁开了昏昏沉沉的眼睛，黑暗中她看到了两颗闪烁的星星，冲着她一眨一眨的。是那样的近，又是那样的遥远。刚才那声呼叫，是那样的熟悉，又是那样的陌生。不知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驱散了潘妈妈求死的欲望，她顺从地并且是狠狠地抓住了那块木板。〔几笔白描，何等传神，从潘妈妈的视听中写出，如见如闻。〕

那小小的身影与潘妈妈一起顺流而下。突然一声闷响，她们撞到一个耸立的木桩上。木板飞走了。潘妈妈本能地抱住那截木桩，一直到洪水远去。

天亮了。雷电、暴雨都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洪水也不知去向。只是把它劫后的原野裸露在清晨的霞光里：折断的树木、房屋的废墟、连根拔起的庄稼、泡胀了的人与牲畜的尸体……象炫耀洪水的功绩似的，陈列在泥泞的蒙着一层白色泡沫的大地上。静静的，既没有一点声息，也没有半点生气。霞光好象怜悯的天使，给它们镀上了五彩纷呈的花边。

低凹处，一洼一洼的积水犹如一面面铜镜闪闪发光。黄金庄差不多被夷为平地，断壁残垣，茅草瓦砾，一片狼藉。活着的人陆续回到村里来了。他们有的默默地垂泪，哀叹命运多蹇；有的坐在遭灾的田地上哭泣；有的呼儿唤女，寻找亲人，于是一具具尸体旁边渐渐响起了撕心裂肺般的哭声。一个年轻的女人，不知是失去了丈夫还是失去了孩子，披头散发，奔向黄河北流，然后一跃跳进黄浪滔滔的河流里……〔洪水后的惨状，目不忍睹。有静有动，死寂中尚见活气，更见死寂。〕

潘妈妈好容易才睁开酸涩的眼睛，神志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。然而她首先发现她所抱住的不楚木桩，而是一棵折断了的白杨树。她的双腿不知何时搁在了树杈上，松开手也不会掉下去了，她甚至轻松地叹了口气，紧抱树干的手慢慢松开了。她那迷迷糊糊的意识里甚至嘲笑自己怎么会爬到树上。

“要说爬树，俺那六姐象猴儿一样。”

六姐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姑娘。上树逮知了、掏鸟蛋、摘桑葚、敲红枣儿，秃头小子哪里如她？有一次，水筒掉进深井里，大人望了望黑黝黝的井底不敢下，六姐从人胳膊窝下钻出来，说：“你们一边去，我下！”她抓住辘轳绳下到井里，硬是把水筒捞上来了。这妮儿，贼大胆，什么也不怕！夏天里，她瞒着爹爹和妈妈，和一群秃头小子一起，在村西的御河里游泳，那群小子们竟远远地被她抛在后头。潘妈妈曾经看见她那闪烁着兴奋目光的眼睛，宛若两颗明亮的星星。（六姐的形象是在潘妈妈“迷迷糊糊的意识”里出现的，然而又是那么清晰：顽皮、胆大、要强。这一切都凝聚在她那“宛若两颗明亮的星星”似的眼睛里。六姐的形象从潘妈妈的“意识流”泛出，又用“蒙太奇”手法剪接而成。）

第一回

潘妈妈想到这儿，禁不住自豪地微笑了。可是，当她那荡开的笑纹还没有完全扩散开来的时候，她突然发现在她的对面有两颗似乎是被湿雾笼罩着的星星。她定睛一看，不禁脱口叫了一声。

“六姐！”

“妈——”六姐哇的一声哭起来。

六姐坐在一根细细的小树枝上，久久地凝视着妈妈，及至妈妈睁开眼睛，她就抑不住地啼哭不已。她身上全湿透了，衣服软塌塌地贴在幼小的身子上，脸色苍白，头发一绺绺地粘在一起。潘妈妈的神志这才渐渐清醒过来，想起了昨夜的雷电、暴雨和洪水，想起了她在漩涡中盘旋时一个小小的身影和那条救命的木板……

潘裁缝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夜。他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回家了，在县里王招宣府上作活儿。（宋时无此官职。明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宣慰使司、宣抚司和招讨司，其长官分别为宣慰使、宣抚使和招讨使。民间称这类武职士官为招宣。历来野史多有此种笔墨。）府上的林太太说他的活儿考究，式样新颖，从太太到丫鬟的穿戴都请他去做。那天夜里，当暴风雨一直不停，接着传来黄河决堤的消息时，潘裁缝首先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女儿。她知道小小的黄金庄是经不住洪水冲击的。它比不得县城，县城有两道城墙足可以把洪水阻隔开来。他发疯似地从王招宣府上跑出来，直奔北门。然而大门却关得严严实实。黑洞洞的拱道里，堆满了沙袋。

“开门，开门！放我出去！”

守城的军卒发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人。

“你他妈的找死啊！”

“长官，放我出去。我家有一个妻子六个女儿啊……”

“哈哈，认你为泰山（旧时对妻父之称）吧！”

“你们就没有妻子？竟出污言垢语？”

潘裁缝怒不可遏，但又无可奈何。隆隆轰响的洪水猛烈地冲击着城门，每一次冲击都好像是大锤砸在他的心上。妻子、女儿在洪水中挣扎的景象轮番在他眼前晃动。

“不行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！就是死，也死在一起……”

他大嚷大叫。他不顾一切地从拱洞里向外拽沙袋。他两只眼睛红通通的，样子十分怕人。然而，军卒恶狠狠地走过来，骂了一声：“你找死啊！”接着，用枪在他身上戳了一下。潘裁缝惨叫了一声，倒在血泊中了……

第二天中午，开城门的时候，潘裁缝才被闹闹嚷嚷的喊叫声吵醒。屁股上的鲜血已经凝固了，粘在裤子上。他忍着剧痛，扶着拱墙，走出城门，拄着一根木棍，一瘸一拐地沿着御河河堤向东北方向走去。从清河县城（北宋时，清和县河北东路恩州，即今河北省清和县。旧城已废，今在葛仙庄。）到黄金庄虽说只有五里地，但潘裁缝整整走了一个下午。道路泥泞，一步一个深坑。

潘裁缝一面走着，一面想他的亲人。妻子只有三十六岁，但生活艰难，孩子又多，为生活所累，已经满脸皱纹了，这几年不知不觉两鬓已爬满银丝。她差不多很少有笑容，别人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笑容，然而只有他从外边回来，把挣来的银两塞到她怀里时，她才将满脸皱纹荡开了，笑得十分开心，好象

第一回

她喜欢的不是他这个人，而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大姐已经十八岁了，人虽然长得漂漂亮亮的，但染上了肺病，黄黄的，象涂了一层蜡似的。最近一年总是咳嗽，痰里带着血丝儿。原是许配给人了，定在秋后成亲，可夫家知道她染有绝症，退婚不干了，于是大姐整天精神恍惚，一时清楚一时糊涂，清楚时又寻死觅活，糊涂时就一丝不挂在街上乱跑。唉！二、三姐先天不足，呆头呆脑；四姐、五姐一个聋、一个哑——这原是一对孪生姊妹。只有六姐又好看，又机灵，虽然吃糠咽菜，可她那小脸儿总是红扑扑的，惹人喜爱。她要嘴头子有嘴头子，说话巴儿巴的，活象个小大人，学个曲儿唱儿的，一教就会，嗓子就象柳笛儿似的。她有眼有手，心里想着，嘴里说着，手里干着，一样不耽误。他不在家，家里关门、堵鸡窝、下雨天掏水沟等等，都是她操心。潘裁缝记得，有一年城里胭脂绒线庄的张大户请他裁衣服，差人把绸缎送了来，限三天裁出。潘裁缝急得什么似的，可是为了挣几两银子，只好应承下来。六姐见他愁眉不展，就说：“爹，我帮你！”潘裁缝绷完了粉线，六姐就在烛光下裁起来。她那一双纤纤小手，操着一把大剪刀，一弯一弯，裁得又干净又利落，真帮了爹的大忙。不仅如此，等把这批活儿送出去之后，六姐竟把剩下的边边角角，小布条儿，缝缝连连，做成了一件小坎肩儿。穿在身上，就象一朵花似的……〔与潘妈妈的回忆相呼应，又从潘裁缝的回忆中写六姐的心灵手巧、聪明伶俐、活泼可爱。特笔点出她“学个曲儿唱儿的，一教就会，嗓子就象柳笛儿似的”，为下文卖给王招宣府做家乐丫鬟埋伏笔。〕

潘裁缝一边在泥泞路上跋涉，一边想着他的妻子、女儿。猛地，他一脚踏在了一具泡胀了的泛着青光的尸体上。他的